

怀旧文学书系

主编 蔡茂友 夏天阳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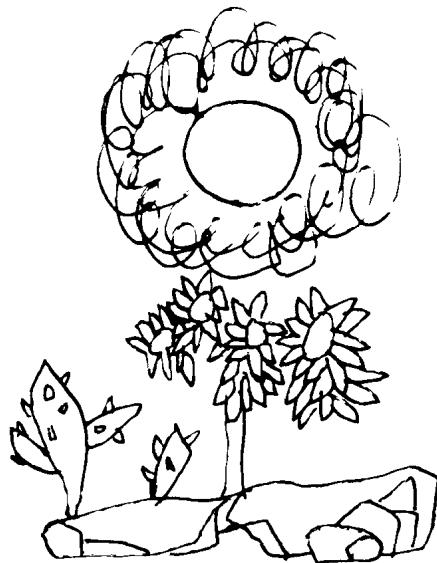
—深深浅浅故乡情

华夏出版社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 深深浅浅故乡情

主编 莲蒂 古 夏天阳



1995·北京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深深浅浅故乡情 / 陈筱平选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1

(怀旧文学书系 / 蔡茂友, 夏天阳主编)

ISBN 7-5080-0579-1

I. 挂… II. 陈… III. 散文—选集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988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管庄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76 千字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0.00 元

总序

世纪之末，新旧交替，到处弥漫着留恋的情绪。旧的事物，包括传统文化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已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我们可以擦洗掉昨天的污垢穿上今天的新衣服，但无法让血管里的鲜血统统换成可口可乐。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荒谬的现实：我们辛辛苦苦裁剪了今天的新衣，穿上后又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我们大发牢骚，把一切归咎于别人。其实只要冷静地检讨一下就会发现，明天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图设计的，今天的衣服也是根据别人提供的纸样裁剪的。我们只能适应这件标志着时髦的新衣。

岁月悄悄流逝，意识难免迷失，感情日益淡薄，爱情选择了背叛，知识在继续贬值，物欲不可遏制地泛滥，人格痛苦地撕裂，理想在挣扎中毁灭……这似乎是现代人在抵达明天时首先要踏过的一条条湍急的小溪。那么我们在行进途中就气喘吁吁、狼狈不堪了。要返回昨天是不可能的，何况身上也已上下湿透。

我们在意识的驱策下向明天跋涉。失落的今天又未能提供足以让人们所欢呼、纪念的新鲜命题和新鲜形象。那么我们难免频频回首，追忆往事。

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直播一台文艺节目，被公认最精彩的不是红歌星的演唱，而是一群小孩咏唱的童年歌谣。事后有个朋友说，听到这些歌谣时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唱着唱着就热泪盈眶了。毕竟，我们是在这些歌谣中认识了自己、自己的父辈、自己的家园，在这些歌谣中汲取了民间文化的养份并悄悄地构想明天的远景。现在我们重温这些倍感亲切的歌谣，疲惫的灵魂就会穿过时间隧道回到童年，涌上心头的是一幕幕温馨的童年即景。我们会想：凡

十年过去了，我获得了什么？丧失了什么？——其实我们多么渴望回到童年，重新长大！

我们的童年真的象歌谣的旋律那样欢快、明亮、舒展、纯朴吗？不完全是，甚至我们的童年里有惊恐、饥饿、贫困、丑陋。但是我们的欢乐附在童年歌谣上，当熟悉的旋律忽然回荡时，我们首先想起的是母亲、外婆、姐姐、小伙伴们，还有美丽而略带忧伤的女教师。

俄罗斯有句民谚：故乡的盐也是甜的。那么我们的精神故乡在哪里？纯真的童年？飘逝的故人？永远的初恋？生命的延续？还是在那残垣断壁的古城上慨叹追不回的岁月？

怀旧，从某种理论上说应该属于老年人的心理体现。现在却有许多人频频回眸、追溯往事。也许他们对于昨天付出的努力乃至付出的道德和理想上的代价格外珍视和痛惜，也许他们对于今天的成就有着十分清醒的评估，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得来不易失去同样容易。有谁还会天真地占有今天？何况明天在黎明前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于是他们将往事泡在杯子里慢慢啜饮，为的是品味人间美好的沉淀，并支撑着困倦的心灵去迎接曙光。

怀旧不等于否认今天，强调过去的一切都好于今天。所谓怀旧就是从记忆的缝隙中抠出值得肯定的东西，从个人历史的书页中检索出值得复述的故事。这种旧，已经经过主体意识的筛选、淘汰和擦拭了，属于精神的珍藏。

怀旧不是自我拯救的唯一手段，但怀旧肯定能使现代人坚强、清醒和亲近。适当的怀旧并不一定是心态老化的表现。积极的怀旧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增强面对新事物、接受新事物的自信和勇气。怀旧就是超新的准备。现代人通过不断地怀旧克服浮躁、摆脱孤独、战胜恐惧，经过省察而走向成熟、走向明天。

编 者
1994年5月

目 录

总序(1)

不沉的故乡

不沉的故乡(3)	刘鸿伏
我故乡的大河(7)	梅洁
那一座山(11)	杨林勃
我们村里那座桥(15)	陈大斌
故乡的野海棠(20)	田寿明
煮饭花(23)	[台湾]蔡文章
古城水韵(26)	胡勇
故乡的蓝蓝的溪啊……(30)	黄文山
故乡的大海(35)	亦斌
有一颗星星是煤核(38)	张爱华
小镇那条河(42)	邓洪平
高高的银杏树(46)	金梅
家乡的阁楼(50)	赵翼如
石牛(53)	怀里
庙影(57)	张峻
街声(61)	吕锦华

移动的故乡

移动的故乡(67)

许世旭

竹思(70)

刘征泰

故乡的小路(74)

贾宝泉

苇航(79)

贾宝泉

深深浅浅故土情

深深浅浅故土情(87)

樵夫

失眠之夜(90)

萧红

我知道我又思念故乡了(93)

雁翼

梦里的故乡(95)

田汉

梦断潇湘(98)

苏叶

我的故乡(102)

冰心

马尔卡(110)

〔法国〕莫里亚克

悠远的记忆(112)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天津在回忆里(119)

黄裳

大院琐忆(122)

肖复兴

怀念家园(131)

彭宗卫

故乡的云(134)

李玉山

月吟乡情(137)

马立华

富屯溪(140)

郭风

海燕(142)

郑振铎

故园春(145)

柯灵

冬日的反照(149)

姚霏

蔗乡的梦(152)

〔台湾〕康原

故乡素描(156)	[台湾]林双子
故乡漫笔(160)	徐刚
故乡情(167)	茹志鹃
悠悠故乡情(172)	李军
故乡的榕树(179)	贺青
老家的树(183)	郭枫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197)	田野
没有见过的故乡(201)	[台湾]席慕容
想北平(203)	老舍
故乡的红头船(206)	秦牧
乡音乡愁(210)	林泥水
那岂是乡愁(217)	[台湾]罗兰
异国秋思(225)	庐隐
乡关何处(228)	王英琦
魂归故里(232)	黄明定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235)	李汝伦
切切原乡行(245)	刘登翰

鸟儿归去来

鸟儿归去来(257)	叶楠
小镇,我的故乡(261)	田迎春
醒了,古老的乡村(269)	于良志
家乡的炊烟(275)	王兆军

写给故乡的黄昏(280)	郭保林
故乡小景(286)	王素英
神灵河(289)	罗灏白
秋实湖水笑(294)	陈 肖
看戏(297)	董 子
故乡,那茶那歌呵(301)	王静平
少小离家老大回(305)	邓友梅

乡情浓于酒

故乡的食物(317)	汪曾祺
故乡的野菜(330)	周作人
藕与莼菜(332)	叶圣陶
故乡的杨梅(334)	鲁 彦
故乡的山梨(338)	李辉英
桃园杂记(341)	李广田
乡情浓于酒(346)	张 锲

跋(351)	陈筱平
--------	-----

不沉的故乡

故乡是一个磁场，人的一生在引力里跋涉。

人是可以失去故乡的吗？

失去了故乡，却不会失去生命中那一份对故乡至死不渝的眷恋。

不沉的故乡

△ 刘鸿伏

不久前我从报纸上得到一则消息：五强溪电站即将关闸，古城沅陵将被淹没。我的心不觉沉了下去，一种无法言喻的情绪缠绕着我，怎么也摆不脱。昨天又接到一位友人来信，让我一定再去一次那个古城，最后见它一面。朋友说：“你再不来，就永远见不到它了。”我的泪便不知不觉间流了下来，无论如何，我是要与那个古城作一次诀别了。去诀别我梦中的那一切：沅水边那青石街与吊脚楼组成的城垣，古旧的碾坊和牌楼，那搁在岸边的木筏和毛板船，还有沈从文笔下惊险悲凉的青浪滩，以及滩上的篱眼石、古悬棺。再去看一眼，把它们留在心中。我无法不感到悲哀，湘西最著名最有古朴味的边城就要消失了，包括岁月写在它上面的所有 悲欢故事和传奇，包括那里世世代代人遗下的风土人情与人文，这一切，永远只能存在于记忆与书本中了。沅陵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却最先从沈从文的书里读到了它的美丽苍凉，更从许多世居该城的朋友们反复描绘与讲述中体会到对它的热爱。这种对故乡的深情，是在心灵与血脉中流淌着，直至死去。可是，于今我的朋友们却要失去他们眷恋着的故乡了。而我，再也不能在四处漂泊之后去到朋友的故乡感受那一份恒久的温馨、悲苦与美丽了。那些银饰满头的多情少女，那些肩上栖着鸬鹚的爱喝酒的渔人，从此都要与我诀别，而那条日夜在我梦中流淌的苍碧沅水、那条在沈从文笔下和许多作家

笔下生发出无数美丽哀伤故事的沅水，也要消失了吗？两岸峭壁上的箱子眼与古悬棺，还有石拱桥、古塔和吊脚楼，从此都要沉入水底去了吗？那是凝聚了多少代人的梦想与情思的创造呵。沈从文说：水上的故事只写在水上。岁月、人、自然，所有这块土地上的痕迹都交付给苍莽泽国。记得有一位诗人这样写过：“地球为什么要有引力？人为什么要故乡？”故乡是一个磁场，人的一生在引力里跋涉。人是可以失去故乡的吗？失去了故乡就叫漂泊，故乡以外的世界就叫异乡。此时我便记起了江淹《别赋》“黯然伤神者，唯别而已也”诗句；记起王维、余光中写离别故乡的伤心语。故乡是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心的憩园，精神的寓所呵。可是，我的朋友们，包括古城的人们，却要失去他们世世代代从不离异的故土了，为此我感到忧伤。虽然我知道这世间一切旧的事物总会被新的事物替代，也知道古城失去了，朋友们将迁往另一个陌生的新城。但是，当我的眼前浮现这样的情景：一个美丽繁华了千百年的偌大古城一夜间沉入滔滔浪谷，渔人怆然凝望着水下的故乡，那种怅然若失的心情，却总是挥不去。

记得十年前我的故乡也因为修造一个同样巨型的水电工程，沿江百十里，所有村落与小镇全部淹入水底。在未淹之前，政府命令所有的人迁往别处，去做林场工人，但许多老人却死活不肯离开世代生息的村子。那种悲怆情景，至今难忘。后来，故乡变成了一片泽国，却依然有不少人宁愿无家可归，驾了一条小舟，在自己的村子上空的水面上漂流，他们以打渔为生。他们过得很快也很寂寞，但他们就是不愿离去，宁望着水中的故乡，直至死去。那种对故土至死不渝的眷恋，真是令人落泪。

我不知道古城沅陵被淹之后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我可以肯定，从古城迁走的所有居民，都不会不留下伤心的泪水。他们至少也会将故地的一切印象，哪怕一草一木都牢牢地记在心中，直至生命的终结。老去的一代会将有关古城的一切故事讲给下一代

听,让他们的心中也装着一个故乡的轮廓。记得朋友的来信中就有这么一段话:“伏兄,你是知道的,我写作了多年,写的都是关于古城的种种,我写它的风土人情,写它的历史,写它的水上故事。但是,我总觉得永远也写不出沈从文那样的文字。现在想起来,除了才情的局限,恐怕还是因为我从未离开过它,而从文先生是在离开它很久后才写的(虽然从文不是沅陵人)。我觉得,对自己热爱过的土地只有离开它时,才更能感觉那一份深入骨血的情感。你还记得我写过关于这里流传着的湘西赶尸和放蛊的文章吗?你读了也许只会感到神秘,却感觉不到它内在的苦涩味。是的,我自己也没有感受到,可于今我却感受到了。失去了故乡,人就会变得很敏感、很脆弱,心里的那一份悲哀,旁人是无法理解的。你想想,一个人离开了故乡就会愁苦,但如果你连故乡也没有了,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我只能用我的笔把这些感受连同我对故乡的记忆都记下来,留给我的子孙。因为不久以后,这里便是一片汪洋了,连山峰都沉入波谷,何况生活留下的痕迹呢。”

在朋友给我写信的时候,他一定想了很多很多,他会默默地望着他的古城,他的心境一定苍凉极了。朋友虽然对修建那个国家重点水电工程抱着极赞赏的态度,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可从感情上,他的心中却无法排遣那种恋旧的情绪。故乡的青山沉落了,故乡的街巷城垣沉落了,但心中的故乡,是永远不会沉没的。

这使我想起三峡来。三峡电站该不该建?曾有一段时间很是争论过一阵的。有的认为该建,它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取之不尽的能源,有的认为不该建,说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个三峡。作为最壮观、最奇险的自然景观,作为一种人文的象征,它应永远存在下去,把它毁掉了,后人会责怪的。于今三峡工程已开始实施,它也会像葛洲坝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矗立在天地之间,成为另一种人间奇迹。但我却想起另一个问题:三峡工程建成后,又将会使多少人失去他们自己的故乡呢?那些美丽了千百年的城镇与村庄,就

永远不存在了吗？而三峡的景物就只能从诗文中找见了吗？我的心便不免惆怅。我去过三峡，它的险绝人寰与悲壮涛声，有关它的诗文，一一从我的脑际呈现。这世上果真需要这许多美丽无比的东西或古老神秘的东西消逝吗？三峡工程是会造福人类的，但我总替那些将失去故园的人感到惆怅，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我这种心情。

记起杜甫一句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或者，人生无处不是故乡？人是应该有一份潇洒超脱，即使漂泊如鸥，也是不应该悲凉的吧？因为人的一生毕竟很短暂，即古语里面所说的“人生如过客”。既然都只是“客”，那么故乡的屋檐也好，异乡的屋檐也好，都是可以寄寓身心的了，更何况头顶上那一轮圆月，无论从何处看，都一样明亮、一样温存。

诗人说：“莫说沉下去的是一片悲壮/莫说崛起来的是一片苍凉/纵然悲欢离合全都卷进了水底/仍有苦辣酸甜酿造人生的五彩琼浆/熟读了黑夜与黎明的故乡青山永远不沉没/沉下去依然是故乡的形象。”失去了故乡，却不会失去生命中那一份对故乡美好的情感。故乡其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故乡的大河

△ 梅洁

我故乡的大河，是女人河。

象女人温柔而闪亮的裸臂，故乡的大河，轻轻地搂抱着飘摇的我故乡的小城。

这至亲至爱的搂抱，会使男人死去活来；这至高至尚的搂抱，会使儿子从摇蓝走出，拚命要娶一个给他带来苦难的女人；这至善至美的搂抱，会使女儿窈窕走进森林，去和一尊男性石头塑像睡觉……

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讲给我一个外婆的外婆讲过的很古老的、很忧伤的故事。很长很长的岁月，大河把这个故事飘逝得很远很远。

于是，在江风清浪里长大的我，就认定故乡的大河是女神，也是巫婆；是博爱，也是女性狼……

小时候，我拎着竹蓝去大河洗衣，洗去父亲的辛劳、母亲的忧愁和弟妹的欢快；

大河边，曾家铺子五分钱一碗的米酒香飘进深深的小巷；

小巷的尽头，田家伯伯穿着褪色的青衣，沿着青石板小街挑水叫卖；

小城人诡谲地说，曾家妈妈和田家伯伯有很老很深的情爱；

妈妈很黑很大的发髻上，插着紫色花，在大河的岸畔剜野荠菜和刺芥芽，哼一支大河女儿的歌；

秀丽而文静的两位李家姐姐都爱上了常在大河边画画的我英英气气的哥哥；

善良的阿三从青石板小街向我嘻嘻地走来，说给我一个大河上漂来的贝壳的童话……

那时候，我常常听着白日里女人河轻轻拍崖的浪声，生生觉着，我故乡的大河是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女神。

后来，我挚爱的父亲一夜间被人画成长又粗又长的毛尾巴的男人，最终在大河的岸畔躺下了苦难的人生；

那个爱了我三年的医学院潇洒而英气的大学生嫌我“出身不好”，又在大河下游的省城爱了别的女学生；

蒙昧而野性的秀子给我兄弟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又去爱生产队长，又去和大河边一个五十岁的老头结婚；

妈妈在父亲爬满青藤的坟墓前哀哀的呼号，哀哀的呼号随大江季季地飘逝；

一个黄昏，一排竹筏的男人触礁葬入江心，一群女人疯哭疯喊，沿着大江不知了去向……

那时候，我常常听着女人河暗夜里拍崖的浪声，生生觉着，我故乡的大河，是外婆的外婆讲的那个暴戾而野性的“巫”。

我故乡的大河，岁岁月月地飘逝；

我的美梦和恶梦岁岁月月地飘逝；

沿江而上，我到另一个世界……

再度看见我故乡的大河的时候，我哭了。

因着大河的中游修了一个为三省输电的水力发电站，我的铺